



[法] 大仲马 (Dumas, A.) 著 师红 译

三个火枪手

SANGEHUOQIANGSHOU 三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



[法] 大仲马 (Dumas,A.) 著 师红译

三个火枪手

SANGEHUOOLANGSHOU 三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三个火枪手/(法)大仲马(Dumas, A.)著;师红译.—4版.—乌鲁木齐: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2012.5

ISBN 978-7-5469-2408-3

I. ①三… II. ①大…②师… III. ①长篇小说—法国—近代
IV. ①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79903 号

三个火枪手

-
- | | |
|------|---|
| 著者 | (法)大仲马(Dumas, A.) |
| 译者 | 师红 |
| 责任编辑 | 祝安静 |
| 出版 |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
(乌鲁木齐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科技园路7号 830011) |
| 发行 | 新华书店 |
| 印刷 | 三河市华晨印务有限公司 |
| 开本 | 700mm×1000mm 1/16 |
| 印张 | 36 |
| 字数 | 475千字 |
| 版次 | 2012年5月第1版 |
| 印次 | 2012年5月第1次印刷 |
| 书号 | ISBN 978-7-5469-2408-3 |
| 定价 | 71.80元(全三册) |
-

第四十三章 红鸽舍客栈

与此同时，国王正急于亲自到敌军阵前，何况他也很仇恨白金汉，并且比起红衣主教，他更有理由，所以一到军营，他便准备规划一切军事部署，他想首先把英军赶出雷岛，然后再进行围剿拉罗舍尔的行动。然而事情却并不像他期望的那样，巴松比埃尔和舍恩贝尔两位先生在对付昂古莱姆公爵的事情上意见不一，使得国王的战略部署延误了。

巴松比埃尔和舍恩贝尔都是法国的元帅，他们都要求直接在国王的命令下，控制军队指挥的权力。而红衣主教害怕巴松比埃尔在内心深处，仍然是站在胡格诺派的那边，会对英军和他的同教弟兄拉罗舍尔人心软，于是他便极力推荐昂古莱姆公爵，并煽动国王，先任命昂古莱姆为摄政官。但他又担心巴松比埃尔和舍恩贝尔的军心涣散，最后又被迫让三个人各自分别掌管兵权：巴松比埃尔掌管从拉勒到东皮埃尔的城北营地；昂古莱姆公爵负责从东皮埃尔直至佩里涅的东部营地；舍恩贝尔则要守住从佩里涅到昂古丹的城南营地。

国王御弟驻扎在东皮埃尔。而国王有时在埃特雷，有时却在雅里。红衣主教的岗位则设在石桥屯的沙丘上面，营房很简单，没有设防。这样，国王御弟就能监视着巴松比埃尔；而国王则能监视着昂古莱姆公爵；红衣主教监视的则是舍恩贝尔。

当这个部署一确定，他们就可开始着手从雷岛把英军赶走了。

情况是非常好的：要想有强兵必须得有好的生活条件，而这个时候，英军人只能吃到咸肉和劣质的饼干，所以在他们的营房里有许多病人。而且，这时海岸正值大海风浪很险的时期，每天一定会有小船毁坏，从埃吉翁岬到沟壕，每到大海退潮时，海滩上各种船只的残骸到处都是；这个结果就使得国王的部下都很平静地待在营地，很明显仅仅是因为固执才继续待在雷岛的白金汉，早早晚晚会被迫撤退回的。

然而，图瓦拉斯先生却在此时发来消息说，敌营中正在着手准备一场新的进攻，于是国王决定此刻最好是让所有的事都有一个结果，并且他为一场决战下了必须执行的命令。

我们的目的不是对这次围城写一篇日记，而只是描述一下与历史有关的事件，我们很乐意用两句话来说一说当时的战争局面：远征的成功对于国王而言是一个巨大的震惊，而红衣主教则感到了巨大的光荣。英国军队一步步地向后撤退，在所有的遭遇战中都在被动挨打，最终在卢瓦克斯岛上被击败，被迫上船逃跑，留下两千人在战场上，其中有五个上校，三个中校，二百五十个上尉，和二十个宫内上等待从。还有四门大炮，六十面军旗，这些军旗后来被克洛德·圣西蒙带到了巴黎，十分壮观地被悬挂在巴黎圣母院的拱门上。

军队的营地里唱起了感恩赞美诗，后来这歌声从营地传遍了全法国。

红衣主教则继续指挥着围城，至少在现在，不用担心英军带来的威胁。

但是，必须认识到，这种反应只是暂时的。

白金汉公爵的特使被抓住后，从各方面来的证据中看到了，神圣罗马帝国、西班牙、英国和洛林邦已结了盟。

这个联盟正是针对法兰西的。

进一步讲，白金汉没有预料到，他竟如此快地被迫放弃营地逃跑，而法国人在他的行轍中发现了证实这个同盟的文件，正像红衣主教在他的“回忆录”中声称的那样，这些文件同谢弗勒斯夫人有很大的关系，从而也连累到了王后。

红衣主教却承担了全部的责任，因为如果不承担责任他就算不上是一个专制的国相。因此，他的天才真的是够博大的，他日日夜夜在工作，并且还忙着留心从欧洲某王国中发出的最小的传言。

红衣主教对白金汉的活动非常熟悉，特别是他内心的仇恨。如果那个威胁法国的同盟获得胜利，那么他的影响力就会全部丧失：西班牙的政策和奥地利的政策在罗浮宫的内阁内虽然还有几个代表，但一定有其领袖人物。而他，黎塞留，法兰西的大臣，那个国家的国相，就这样毁了。国王有时像孩子一样的服从他，但又像孩子恨老师一样恨他，而且将来一定会放弃他，让御弟和王后向他报私仇，到那时他定会失去一切的，而法国也许会陪他一起走向灭亡。

在被红衣主教确定为他的住处的那个设有下榻的石桥屯的小房子里，报信者越来越多，一个接着一个，日日夜夜都是如此。

其中有的是修道士，他们胡乱地穿着道袍让人很容易就认出来，他们都

属于战斗教会。其中的一些女人穿着年轻侍从的衣服是很不方便的，大的灯笼短裤无法完全地遮住她们那丰满的身躯。还有一些两手看起来很黑的农夫，但他们的腿脚却很细，一里以外都能认出这些人的贵族身份。

另外，还有一些很不受欢迎的客人，因为听说有两三次，红衣主教差一点儿被人暗杀了。

那是真的，连红衣主教的敌人都说，是红衣主教本人放出了一些办事不利的暗杀者，以便在需要时有权采取报复行动。但是无论是大臣们说的话，还是敌人们说的话，都不能相信。

这些努力阻止不住红衣主教，就连他的那些最疯狂的诽谤者从来也都对他的勇猛没有疑义，也从没有对红衣主教经常夜间巡查受到影响，有时还会到昂古莱姆公爵处传达重要命令，有时还去和国王商讨国事，有时去会见某位使者，他不希望有人看到他在家里。

在火枪手这边。在进行围城的时候，他们没有什么可做的，也没有处于某人的严格控制之下，过着快活的日子。这就使我们的那三位伙伴更轻松了，因为他们是德·特雷维尔的朋友，所以他们就从他那里得到特许在营地关闭之前可以离开营地。

于是，一天晚上，达尔大尼昂在战壕值勤而不能陪伴他们，阿托斯、波托斯和阿拉米斯就骑着战马，穿上战袍，手中握着枪，从一个叫做红鸽舍的酒馆回来了，这个酒店是两天前阿托斯在雅里的大路上发现的。他们沿着通向营地的道路走着，他们都在警惕着，正如我们所说的那样，因为他们怕遭到伏击。在离布瓦斯纳尔村大约四分之一法里的时候，他们觉得听见了马蹄声向他们走过来，他们立刻停住了，靠在一起，占据着路中，等待着来者。一会儿，因为月亮从云中钻了出来，他们看到在路的拐角处有两个骑马人停在那里，看着他们，好像在决定是继续走他们的路还是回去。那两个人的犹豫使三位朋友产生了疑心，阿托斯向前走了几步，口气果断地叫道：“口令！”

“你的口令？”其中一个骑马人答道。

“这并不是回话！”阿托斯说，“口令？快回答，否则我们开枪了。”

“请小心你们的所作所为，先生们！”那清晰的回答声仿佛有下令的习惯。

“他们是一些夜出巡逻的长官，”阿托斯说，“你们想干什么，先生们？”

“你们是谁？”同样的声音用同样的命令的语调说，“轮到你回答了，否则你们会对你们的不服从感到后悔的。”

“国王的火枪手，”阿托斯说。他愈加相信审问他们的人有这样做的权利。

“哪个连队的？”

“德·特雷维尔连。”

“继续往前走，解释一下这个时间你们在这里干什么。”

三个伙伴无精打采地走上前去，因为他们都相信他们一定遇到了比他们权力更大的人了，而阿托斯就成了他们的代言人。

第二次说话的那个骑马人，在他同伴前面十步远的地方。阿托斯做了个手势让波托斯和阿拉米斯留在后面，他一个人前去。

“请原谅，长官！”阿托斯说，“我们不知道我们所面对的是什么人，并且你也明白，我们是在严格守卫。”

“你叫什么名字？”一个长官问道，他用斗篷半遮着脸。

“你的姓名呢？先生，”阿托斯问，对这样的盘查阿托斯感到很生气，“请你让我看看你的证件，证明你有权审问我。”

“你的姓名？”骑马人第二次发问。他取下了披风，露出了遮盖的脸。

“红衣主教先生！”火枪手大叫起来，感到很震惊。

“你的姓名？”红衣主教阁下大叫起来，这是他第三次发问了。

“阿托斯。”火枪手回答说。

红衣主教对他的侍从做了个手势，侍从走近前来。“这三个火枪手要跟着我们走，”他小声说，“我不希望出营之事被人知道。如果他们跟着我们走，我们能够确保他们不向任何人谈起此事。”

“我们都是正直的人，阁下，”阿托斯说，“不要感到不安。感谢上帝，我们能够保守秘密。”

红衣主教用他锋利的目光，盯着这位勇敢的说话者。

“你的耳朵真灵敏，阿托斯先生，”红衣主教说，“但现在，你必须听着：不是因为不信任你们才让你们随我同行，而是为了我的安全：毫无疑问，你的那两个同伴就是波托斯和阿拉米斯？”

“对，阁下。”阿托斯说。这时，后面的两位火枪队员手里拿着帽子走上前来。

“我认识你们，先生们，”红衣主教说，“我认识你们。我知道，你们并不全是我的朋友，对这一点我感到很遗憾，但我知道你们是勇敢而诚实的宫廷侍卫，我们可以相信你们。阿托斯先生，你和你的朋友陪着我，可以说我实在很荣幸，如果我们遇见国王陛下的话，我这样的护卫队会让国王羡慕不已呢。”

三位火枪手低下了身子行礼，一直低到了马脖子上。“好的，我以名誉担保，”阿托斯说，“阁下让我们和你一起同行是对的。我们在路上曾遇到过一些很丑陋的人，在红鸽舍客栈我们甚至还和四个这样的人吵了一架。”

“先生们，为什么吵了一架？”红衣主教问。

“你们知道我并不喜欢争吵！”

“这就是要向阁下说明发生了什么的原因。因为你可以从别人那里了解到这件事，如果传话有误的话，你会以为我们不对。”

“争吵的结果如何？”红衣主教问道，他蹙着眉头。

“我的朋友，阿拉米斯，胳膊上受了小小的剑伤，主教阁下看得出来，如果你让他明天攀城的话，这不会有什么妨碍。”

“可你们不是那种随便用剑伤人的人呀，”红衣主教说，“过来，老实说吧，先生们，你们一定也对别人算过账吧？坦白了吧，你们知道我是有权赦免你们的。”

“我吗，阁下？”阿托斯说，“我甚至连剑都没有向外拔，但我把那个冒犯我的人拦腰抱住，顺着窗口给扔出去了。好像在坠落时，”阿托斯犹豫一下又继续说，“摔坏了他的大腿。”

“啊！啊！”红衣主教说，“那你呢，波托斯先生？”

“我嘛，阁下，我知道决斗是严格禁止的，我拿起一个长椅子，狠打了一个强盗一下，我相信他的肩膀被打坏了。”

“很好，”红衣主教说，“你又如何呢，阿拉米斯先生？”

“阁下，由于我性情温和，并且有可能大人还不知道，我还要皈依教门，所以我努力制止我的同伴，可其中一个浑蛋，却用剑刺了我一下，把我的左臂给刺穿了：那时我再也受不了了，这次我便抽出了剑，在他又向我冲来的时候，我感到我的剑穿通了他的身体，不过我敢肯定的是他倒了下去，好像他和他的两个同伴被人抬走了。”

“真是罪过，先生们！”红衣主教说，“在酒吧里的一场争执中，竟有三个人丧失战斗力，你们做事太没有分寸了。为什么动手？”

“这几个家伙喝醉了，”阿托斯说，“他们知道有个女人今天晚上已经住进了这个酒店，他们想冲进她的房间。”

“想破门而入！”红衣主教说，“目的是什么？”

“毫无疑问是想对那女人施暴，”阿托斯说，“我刚才荣幸地告诉了主教阁下，那些家伙喝醉了。”

“这个女人既年轻又漂亮吗？”红衣主教问道，他感到有点不安。

“我们没有看见她，阁下。”阿托斯说道。

“你们没看见她？啊！很好，”红衣主教急忙说，“你们做得很好，保护了一个女人的荣誉，我正要亲自去那个红鸽舍客栈，我会知道你们是否对我说

了实话。”

“阁下，”阿托斯自豪地说，“我们都是宫廷侍卫，为了我们的脑袋，我们不会犯撒谎之罪的。”

“因此我不怀疑你们说的一切，阿托斯先生，我一点也不怀疑，但是，”他继续说，不过换个话题，“那位夫人是一个人吗？”

“还有一个骑士与她一起关在房子内，”阿托斯说，“但是，无论怎么吵闹，这个骑士都不出来，我们可以认为他是个胆小鬼。”

“不要随便作出判断，福音书如是说。”红衣主教答道。

阿托斯弯腰行了个礼。

“现在，先生们，一切都好了，”红衣主教继续说，“我知道了我想知道的事，跟我走吧。”

三位火枪手走到红衣主教的背后，红衣主教又用披风遮住了他的脸，驱马前进，离他的四名同伴有八到十步远。

他们很快就到了那个孤寂的小客栈。毫无疑问店主知道将有尊贵的客人要来，因此他让其他的人都走了。

离门口还有十步远的地方，红衣主教做了个手势，让他的侍从和三位火枪手停住，一匹戴着马鞍的马拴在百叶窗前，红衣主教用奇特的方式敲了三下门。

一个身穿宽大外衣的汉子迅速地闪出来，很快与红衣主教说了几句话，然后他便骑着他的马，向絮尔热尔的方向出发了，也就是向着巴黎的方向。

“过来吧，先生们。”红衣主教说。

“你们说的是实话，先生们，”他对三位火枪手说道，“如果我们今天晚上的相遇对你们没有好处的话，那也不是我的过错。等一会儿，跟着我。”

红衣主教下了马，三位火枪手也下了马。红衣主教把缰绳扔给了他的侍从，三位火枪手把他们自己的马拴到了百叶窗前。主人在门口站着，在他看来，红衣主教只不过是一个前来拜会一位夫人的军官。

“你楼下还有什么房间吗？让这几位先生在火边等着我。”红衣主教问道。

店主把一个大房间的门打开，房间里刚把那个坏铁炉换成了一个又大又漂亮的壁炉。

“我有这种房间。”店主说。

“可以，”红衣主教回答说，“进来吧，先生们，要耐心地等我，我会在半小时内回来的。”

当三位火枪手走进楼下房间时，没有问更多的情况，红衣主教就上楼了，像一个不需要他人向他指路的人。

第四十四章 火炉烟囱的用处

很显然，他们没有想到，仅仅由于他们的武士风度和爱冒险的性格，去帮助了那个人一下，但这个人竟然有幸受到红衣主教特别的保护，他们对此显然没有料到。

现在的问题是，那个人是什么人？这是三位火枪手互相问着的问题。然后，他们都明白他们任何人的回答都不能很好地解释这个问题，波托斯便把店主叫来，要了几副骰子。

波托斯和阿拉米斯坐在桌子旁玩了起来，阿托斯来回走动，思考着。他在旧铁炉烟囱管前走了一趟又一趟，那截烟囱管已经断成两截，另一端伸进了楼上的房间里。他每走一趟就会听到咕啞声，这终于引起了他的注意。阿托斯走近它，辨别出几句话，而这几句话好像是他应该所关心的，于是他示意让他的同伴保持安静，而他弯下腰，把耳朵靠近管口听了起来。

“听着，米拉迪，”红衣主教说，“这件事很重要。请坐，我们来商量一下。”

“米拉迪！”阿托斯咕啞说。

“我在认真听阁下训话。”一个女人的声音回答说，这个女人的声音使火枪手感到震惊。

“一条小型战船在夏特朗河口拉普安特工事前等着你，这只船是由英国海员驾驶的，船长是我这边的人，他明天早上要出海了。”

“今天夜里我必须到那里吗？”

“马上去，换句话说，你得到我的指令就出发。在你出去的时候你会发现两个人，他们将会保护你；你先让我离开这儿，半小时后，你就可以出去了。”

“好，阁下。现在我们回到你想交给我的使命的话题上。因为我想继续得到阁下的信任，请简洁明了地把使命告诉我，那样我就不会出错了。”

两人停了一会儿。很显然红衣主教在斟酌他所要说的话，米拉迪在聚集她的全部才能来理解主教要说的事，并将他所说的话刻在脑子里。

在这期间，阿托斯告诉他的两位同伴从里面把门关紧，并示意让他们一起过来听。

喜欢舒适的那两位火枪手，每人搬了一把椅子，也为阿托斯搬了一把，三个人都坐下，头靠头，警觉地听了起来。

“你要去伦敦，”红衣主教继续说，“一到伦敦，就要把白金汉找到。”

“我必须请阁下注意，”米拉迪说，“自从金刚钻坠子事件以后，公爵为此事总是怀疑我。他不相信我了。”

“好的，这一次，”红衣主教说，“没必要去欺骗他，让他信任你，而是要以一个谈判者的身份光明正大地站在他的面前。”

“光明正大，”米拉迪重复了一遍，带着一种难以言表的狡猾表情。

“对，要光明正大，”红衣主教重复道，用同样的口气，“整个谈判必须公开进行。”

“我将遵从主教阁下的指示行事，我在等待着你把指示给我。”

“你先是代表我到白金汉那里去，告诉他，我熟悉他作的一切准备，但这些并没有使我不安，只要他动一步，我就毁掉王后的名誉。”

“阁下这样威胁他，能让他相信你有能力做到吗？”

“是的，因为我手握证据。”

“我必须在他考虑这件事的时候，出示这些证据。”

“这点不用怀疑。你可以告诉他，我要公布布瓦·罗贝尔和侯爵博特鲁提交的一份报告，在报告中指出，在陆军统帅夫人举行假面舞会的那天晚上，公爵在陆军统帅夫人家里同王后进行了会晤。为不让他产生怀疑，你告诉他。他去舞会时穿了一套蒙古贵族的服装，而那服装本是吉斯的骑士穿的，他用了三千比斯托尔把它从那个骑士那里买到手的。”

“是，阁下。”

“有天夜里，他说他自己是一个意大利的算命先生，进入了宫殿，进出宫殿的全部细节你都可以告诉他，那样他就不会怀疑我消息的准确性，你还要对他说，他外面穿着一件大斗篷，在斗篷下穿的是一件宽大的白色长袍，上面有黑色泪滴、死人的头像和交叉着的骨头。这样的话，如果被人发现，他就可以被看成是白衣圣母的幽灵——世界上的人都知道，完成重大事件后，白衣圣母总会出现在宫中。”

“这就完了，阁下？”

“你再告诉他，对于亚眠冒险的全部细节我也了解得很清楚，我要让人根据它来写一部故事，故事构思得很好，打算把花园的布局以及那天夜里的全部人物形象都包含进去。”

“这些我会告诉他的。”

“另外，你对他说，蒙泰居在我的手中，我把他关在巴士底，没有在他身上搜出信件是真的，但一用刑，他就把他知道的一切都说了，甚至还有他不知道的事。”

“太好了。”

“另外再告诉他，由于公爵大人撤离雷岛时很匆忙，把从谢弗勒斯夫人那里收到的一封信忘到了营地，这封信给王后带来了很大的麻烦。信中说，王后陛下不仅喜欢国王的敌人，并且她还和法国的敌人勾结起来。你记好了我告诉你的所有的话，对吗？”

“请阁下作出判断：陆军统帅夫人的舞会、罗浮宫之夜、亚眠晚会、蒙泰居的被捕、谢弗勒斯夫人的信件。”

“对，”红衣主教说，“对，你有一个好记性，米拉迪。”

“可是，”米拉迪继续说，红衣主教刚刚称赞过她，“虽然有这些理由，如果公爵不放弃仍要威胁法国呢？”

“公爵爱得就要发疯了，或者说爱得太荒唐，”黎塞留醋意大发地说，“就像古代的英雄一样，他进行的这场战争的目的，只是想获得他所爱的美人一笑。他要是相信这件事，这场战争是以她的美人的荣誉为代价，甚至以她的自由为代价，我敢保证，他一定会犹豫不决的。”

“但是，”米拉迪说，这样坚持问下去，说明她想清楚地了解自己所要完成的使命，“如果他顽固不化呢？”

“顽固不化，”红衣主教说，“绝不可能那样的。”

“也有可能的。”米拉迪说。

“如果他顽固不化的话……”红衣主教阁下停顿一下，又继续说道，“如果他坚持，好呀！我正希望有一件能改变国家命运的重大事件呢。”

“如果主教阁下能向我举出一些这样的大事，”米拉迪说，“我也许以后还会得到阁下的信任。”

“好吧，比如说吧！”黎塞留说，“一六一〇年，由于和白金汉公爵几乎相同的原因，被人们永远纪念的国王亨利四世，几乎在同一时刻侵入了弗朗德勒和意大利，导致了奥地利前后遭到夹击，嘿！不是发生了一件拯救奥地利的大事吗？为什么法国的国王不能和奥皇有着同样的运气呢？”

“我想主教阁下的意思是，要提及发生在费罗内雷街的那一刀？”

“你说得对。”红衣主教说。

“主教阁下难道就不害怕对拉瓦亚克的惩罚，会阻止那些想效仿他的人。”

“在任何时候，在所有的国家，特别是在那些由于宗教而四分五裂的国家，肯定会有人把成为殉教者作为自己的最高追求。注意，我正好想到清教徒对白金汉公爵是非常气愤的，他们的传教者都说他是基督的敌人。”

“那又怎样？”米拉迪问。

“怎样？”红衣主教说，做出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现在所要做的事是，只需要找一个漂亮的、年轻的、聪明的女人，这个女人对公爵要有报复心。公爵做过很多勇敢的事，如果他以永远坚定的承诺得到很多恋情的话，那他就会为永远的不忠，播下许多仇恨的种子。”

“也许吧，”米拉迪冷冷地说，“这样的女人一定能找到的。”

“对，这样的一个女人，她把雅克·克莱芒或拉瓦亚克的刀把，放到一个狂热者的手中，她就能拯救法兰西。”

“是的，不过那时她就是一个刺客的帮凶了。”

“拉瓦亚克或雅克·克莱芒的帮凶被认出来了吗？”

“没有，也许是因为他们被安排的位置太高，以至于没有人敢去寻找他们在哪儿：不会为了一个人，而去烧毁高等法院的，阁下。”

“那么你认为偶然的因素导致高等法院失火？”黎塞留漫不经心地问道。

“我吗？阁下，”米拉迪回答说，“我什么也不信，我引用一个事实，这就够了，我只是说，如果我是蒙庞西埃小姐，或玛丽·梅迪奇王后，我就会比现在随便多了，可我只是克拉丽克夫人呀。”

“说得对，”黎塞留说，“那你的要求是什么？”

“我要求一道事先批准的命令，为了法国的最大利益，我认为合适的话，我就去做。”

“但第一件事是找到我刚才所说的那个女人，就是要报复公爵的那个女人。”

“她已经找到了。”米拉迪说。

“然后那个勇敢的狂徒也必须找到，让他作为上帝法庭的工具。”

“他可以找到的。”

“好，”红衣主教公爵说，“那么要批准你刚才要求的命令的时候到了。”

“阁下说得对，”米拉迪说，“我错误地理解了阁下荣赐给我的使命，但它是真实的。也就是说，我要以阁下的名义向白金汉公爵宣布，在陆军统帅夫

人举行的化装舞会上他以不同形式的伪装，成功地接近了王后的事，您全知道；你有证据表明王后同意在罗浮宫接见的那位意大利占星家就是白金汉，绝不是别人；你计划让人撰写一本关于亚眠冒险的讽刺性的小说，冒险的花园场景以及主要角色都会显现在里面；蒙泰居还在巴士底狱里，刑罚能让他说出他所记得的一切，甚至连他已经忘记了的事也能说出来；你还有一封在公爵大人行辕里找到的来自谢弗勒斯夫人的信，那封信不仅使写信者遭到了很大的不幸，并且也使它所提及的人都遭受了不幸。那时，如果白金汉无视这一切而顽固不化，就像我刚才所说的，由于本人使命所限，我无可奈何了，只有祈祷上帝创造奇迹来拯救法国。就这些了吧阁下，我没有其他的事要去做了吧？”

“是的。”红衣主教干脆地说。

“现在，”米拉迪好像没有注意到红衣主教公爵大人对她的口气有所改变，“既然我已得到主教阁下对付你的敌人的指示，大人能允许我就本人的仇敌说两句吗？”

“那么说你有仇敌？”黎塞留问。

“当然有，阁下。我在对付这些敌人的时候你应竭力相助，因为我是在帮助你的时候与他们结仇的。”

“他们是谁呢？”主教问道。

“首先有一个叫波那雪的女阴谋家。”

“她现在被关在芒特监狱。”

“也就是说，她过去在那儿，”米拉迪回答说，“不过王后从国王那里得到一个指令，利用这个指令，她把那个女人转到了一个女修道院。”

“到了一个修道院里？”主教公爵问。

“对，到了一个修道院。”

“那么在哪一个修道院呢？”

“我也不知道，这个秘密保持得很严。”

“但我总有一天会知道的！”

“那么阁下会告诉我那个女人在哪一个修道院？”

“这没有什么困难。”红衣主教说。

“好，现在我有一个对我来说比波那雪那女阴谋家更为可怕的敌人。”

“那个敌人是谁呢？”

“她的情夫。”

“他叫什么名字？”

“哦！阁下非常了解他，”米拉迪大叫道，愤怒极了，“他对我们两个人来说是邪恶的天才；在与主教阁下的卫士的一次遭遇中，是他决定了胜利，这帮助了国王的火枪队；是他给了你的使者瓦尔德致命的三处伤；金刚钻坠子事件的失败就是因为他；是他知道是我劫持了波那雪太太，他发誓要让我死。”

“啊！啊！”红衣主教说，“我知道你在说谁了。”

“我指的是该死的达尔大尼昂。”

“他是个勇敢的伙伴。”红衣主教说。

“就是由于他是一个勇敢的伙伴，才使人更加感到可怕。”

“我必须有一个证据，”主教公爵说：“一个他和白金汉进行联系的证据。”

“一个证据？”米拉迪大叫道，“我会有十个的。”

“好，那么！它就成了世界上再简单不过的事情了，给我证据，我要把他送到巴士底。”

“很好，阁下！以后怎么办呢？”

“一旦进了巴士底，就没有以后了。”红衣主教低声说，“啊！这很好，”他继续说，“如果除去我的仇敌和你的仇敌都很容易的话；如果为了对付这样的人，你要求不受惩罚的话！……”

“阁下，”米拉迪紧接着说，“公平交易，以命抵命，以人换人。你给我一个，我会给你另一个。”

“我不知道你的意思，我也不想知道你的意思，”红衣主教说，“但我希望你高兴，把你想要的关于一个十分下流的家伙情况告诉你也没有什么不便。特别是给我谈起的达尔大尼昂，是个放荡不羁的、好斗的、有叛逆心的人。”

“一个声名狼藉的、卑鄙的家伙，阁下，确实是个卑鄙的东西！”

“把纸、笔和墨水给我。”红衣主教说。

“给你，阁下。”

这时安静了一会儿，这沉默说明，红衣主教正在考虑写什么或者是用什么词句。阿托斯记住了所有的谈话内容，他抓着两个同伴的手，走到了房间的另一头。

“好了，”波托斯说，“你想干什么？为什么你不让我们一直听完？”

“安静！”阿托斯说，声音很小，“我们已经听到了我们需要听的东西。另外你们继续去听，我也不会阻止的，但我必须出去一下。”

“你必须出去一下！”波托斯说，“如果红衣主教问到你，我们可以怎样回答呢？”



三个火枪手

“你们不要等着他来问，你们要先说，告诉他我出去放哨了，因为店主的某些表达让我有理由相信道路是不安全的。我要向红衣主教的侍从说两句话。其余的由我自己来做，不要为此事担忧。”

“小心些，阿托斯！”阿拉米斯说。

“放心吧，”阿托斯回答说，“你们知道我非常的冷静。”

波托斯和阿拉米斯重新回到了铁炉烟囱管旁。

而阿托斯，他毫不遮掩地走了出去，来到百叶窗的绞盘旁，牵了他那匹和两位朋友系在一起的马，三四句话就使主教的侍从相信在返回时，有个人先行一步是很有必要的，他又仔细地把他的手枪里的弹药检查一下，把剑拔出来，用手拿着，就像一个不怕死的勇士，沿着通向营寨的大路走去。

第四十五章 夫妻一战

就像阿托斯所想到的那样，不久红衣主教便下来了，他打开火枪手所在底楼的房间的門，发现波托斯和阿拉密斯玩骰子玩得正高兴。他向四周迅速地看了一眼，发现他们当中少了一个人。

“阿托斯去干什么了？”他问。

“阁下，”波托斯回答，“他出去侦察去了，因为店老板的几句话使他觉得路上不安全。”

“那你呢，你干了些什么，波托斯先生？”

“我赢了阿拉密斯五个比斯托尔。”

“那好，现在你们愿意和我一起回去吗？”

“我们都听主教阁下的命令。”

“上马吧，先生们，天晚了。”

红衣主教侍从手持马缰站在门口。在不远的地方，有两个人和三匹马出现在暗影中。那两个人要把米拉迪领到拉普安特要塞，并且保护她上船。

侍从向红衣主教证明了两位火枪手说的有关阿托斯的话。红衣主教表示满意，像他来时一样谨慎地走向归途。

红衣主教在侍从和两位火枪手的保护下，顺着回营之路走着，我们来说说阿托斯吧。

在开始的一百步里，他保持着较慢的速度。但当别人看不见他时，他就让马向右转去，转了个圈，回到了离树篱二十余步的地方，在一片矮林之中，监视着那小队人马走过。辨别出了他的同伴的镶边帽子和红衣主教先生那大氅上的金色流苏后，他就一直等到马队拐弯。在看不见他们的时候，他又飞奔回到了小客栈，毫不犹豫地叫开了客栈的门。

店主认出了他。

“我的长官，”阿托斯说，“忘记把一个很重要的消息告诉那个女人，他让